

仙

在泉州古城,有一些狭窄的过道并没有正式名称,只有通俗易记的俗名,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。比如在城南的横街与青龙巷之间,有一条窄巷,老街坊称之为“奋斗巷”。一些外地游客初听这个巷名,都会觉得有趣,打听后才知道是因为巷子前宽后窄,形如奋斗而得名。现在的“奋斗巷”如同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,巷子里的出砖入石墙、红砖墙、夯土墙和古井,无不镌刻着岁月的印记。

早年间,这条幽深的巷子是不少孩子玩耍的首选地,曾有老住户打趣说在这里追逐嬉闹的孩子,整个城南片区都能听到他们的欢笑声。当时孩子们玩不腻的一个游戏,是测量“奋斗巷”最窄处的宽度,测量工具是从家里翻出来的各种尺子,因为测量的结果总是不同,到底谁量得比较准确,一群孩子常常为此争论不休。一段时间后,大家才发现误差较小的测量方法,其实是拿一根细树枝,让它刚好卡在巷子最窄处的两侧墙面上,之后再用量尺量树枝的长度,就能得到比较准确的数字。记得经过反复测量,我和小伙伴们终于

“奋斗巷”里的童年印记

□杨清丽

确定巷子最窄处的宽度是37厘米。不过孩子们更爱玩的游戏,是一遍遍地穿过“奋斗巷”。因为巷子有些地方实在太窄,大人们通过时得侧身,孩子们面对面经过,也要互相礼让。久而久之,孩子们琢磨出了一些过巷子的“规则”,比如一起穿过巷子时,要让女孩先通行,一旦出现“拥堵”的情况,就用“剪刀石头布”的方式一局定输赢,输的人得走到巷子较宽阔的位置等着,让赢的人先通过巷子。如果猜拳一直出现平局,两个孩子会面对站着,后背贴着墙,肚子顶着肚子,然后同时用力吸气提起肚子,试着互相推挤,看谁能先将对方挤出巷子。有一回,我被小伙伴“挤”出巷子,回家后脱下外套,发现上面被夯土墙的粗瓦片划了一道口子,担心挨骂,我只好拿出针线,试着将破口缝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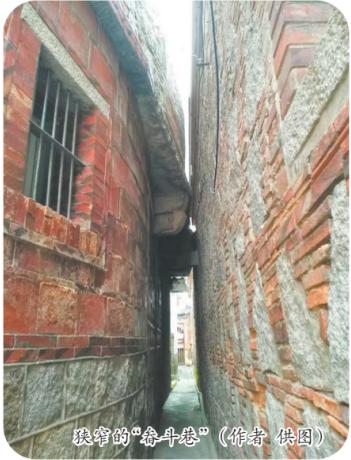
“奋斗巷”七弯八拐,也是玩捉迷藏的好地方。以前玩这个游戏时,我会躲在一个拐角处,屏住呼吸,仔细听小伙伴的脚步

声,等到脚步声很近了,再迅速冲出去,大喊一声,把找人的小伙伴吓一哆嗦。那时不少孩子都有玩捉迷藏的“小妙招”,比如负责“抓人”的孩子经过巷子的转角处,会踮起脚尖走路,不发出声音,让躲起来的小伙伴放松警惕,接着忽然往地上扔一块小石头,等有人忍不住探出头张望,再快速将他逮住。

印象中,“奋斗巷”中的古井对面是一堵出砖入石墙,每到春天,墙上会冒出几株嫩绿色的小草。若是一段时间没有下雨,怕小草缺水枯萎,我便跑去古井那里,先打一桶水上来,再拿杯子舀水泼在墙上,让小草能喝饱水,继续蓬勃生长。有次一位长辈看见,还念叨了一句俗语:“一棵草,一点露,壁边草食挺横雨。”说完又夸我是那阵“挺横雨”。

如今的“奋斗巷”依旧没有什么变化,每次走进巷子,我都感觉仿佛穿越岁月的长廊,脑海中又会浮现儿时与小伙伴

们玩耍的场景,耳边好似还有欢快的笑声在回荡。



狭窄的“奋斗巷”(作者供图)

每日佳句

没有不留遗憾的选择,只有不留遗憾的自己。

微观百态

货郎担

□陈筱

20世纪70年代的闽南乡村,每当拨浪鼓声和货郎担的吆喝声远远传来,原本安静的村子总会很快变得热闹起来。

那时常来我们村的货郎担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叔,他总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布衫,脸上带着憨厚的笑容。他的家当一副担子,担子的两头各挂着一个大木箱子,箱子上有许多大小不一的格子,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货物,有大人们缝衣用的粗线细针、做衣服的花布、挑水用的绳扣或家用的樟脑丸,也有孩子们喜欢的彩色头绳、玻璃弹珠或带着淡淡香味的手绢。

每次货郎担都选在村口的榕树下歇脚,等他担子放下,大人小孩立马围过来。货郎担会打开箱子,热情地招呼大家来挑选:“看看想要啥,便宜卖啦!”

有次我一眼看中一个漂亮的发卡,上面镶嵌着一颗小小的红色珠子,如同一颗耀眼的红宝石。我心痒难耐,可是摸摸自己空空的口袋,只能咽了咽口水,眼巴巴地看着。货郎担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,他笑着问:“小姑娘,喜欢这个发卡?不贵的,只要两毛钱。”我低着头,红着脸嘟囔着:“我的零花钱还不够。”货郎担听后愣了一下,接着安慰说:“没关系,我给你留着,可以随时来买。”

即使不买东西,我喜欢待在货郎担身边,看着他和村里的大人们做买卖,当时还流行“以物换物”,也就是乡亲们用鸡蛋、粮食或者自制的小工艺品,与货郎担交换所需的用品。货郎担从不计较,但凡可以回收卖钱的东西,他都愿意用商品跟乡亲们换。和大家聊天时,货郎担还会讲自己走街串巷遇到的新鲜事,孩子们总是听得津津有味,眼中满是好奇和向往。

村里的阿婆是货郎担的老主顾,她们经常围在木箱子前,一边挑选自己喜欢的花布和针线,一边聊家长里短,谈论着谁家的媳妇心灵手巧,谁家的姑娘快要出嫁了。货郎担还会耐心地给她们介绍每一种布料的特点和用途,或是教她们一些城里流行的刺绣技巧。

后来,村里通了公路,有了小商店,村里人不用再等货郎担来才能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了,货郎担的吆喝声,也渐渐被汽车的喇叭声和商店里的音乐声取代。有一次回乡,在家附近的巷子又遇见了那位货郎担,他的头发已经变得花白,吆喝声也不似过去那样响亮。我走过去打招呼,才知他早已不再翻山越岭走村串户,只是偶尔挑着旧担子,在附近的村子走走,看看老乡亲。听了货郎担的话,我的心里一阵酸涩,原来曾经陪伴几代人童年的老行当正在慢慢远去,那些用双脚丈量着乡村土地的货郎担,也成了闽南乡村里再也唤不回的温暖旧梦。

茶余饭后

全国连锁

顾客初次来店买煎饼,老板一边摊煎饼,一边介绍说:“我的煎饼店是全国连锁,品质有保障,您放心吃。”顾客抬头看了一眼招牌,果然上面写着“全国连锁”四个字,于是好奇地问:“那你们的总店在哪里?”老板随手一指斜对面的店铺,说:“那里,我爸的店。”

发电报

甲:“你知道发电报是怎么发出去的吗?”
乙:“知道,发电报的人要去邮局,先把想说的话写在纸上,然后请工作人员用无线电发给你要联系的人。”
甲:“原来如此,这不就是让邮局代发一条短信嘛。”

报平安

春游结束,班主任通知家长接到孩子后在班级群里回复一下。看见其他家长的回复大同小异,儿子对爸爸说:“您的回复要与众不同。”爸爸点头答应,然后在群里留言:“犬子已回笼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

幸福讲议

给母亲寄快递

□张强强

早上起床后,我迫不及待地给母亲打去电话,询问她有没有收到快递。母亲在电话里笑着说收到了,是一箱葡萄柚。我连忙催她尝下味道,母亲乐呵呵地说:“吃啦,甜得很,我一口气吃了两个。”说完,母亲又忍不住念叨,一会儿说路途太远,邮费太贵,让我以后不要寄了,这种水果在镇上的超市也能买到。一会儿又说家里什么都不缺,提醒我照顾好自己,别总惦记她。我默默地听着母亲絮叨,只是连声说好,没有反驳。

挂了电话,我想起了第一次给母亲寄快递时的情景,当时正巧单位给员工发福利,是每人两床羊绒被,我决定留下一床

自用,想着另外一床可以寄回老家,给母亲用。因为不久前通电话时,母亲无意间提起倒春寒了,夜里气温低,她盖的棉被有些薄,又跟我说想换新被子,只是还未考虑好是买棉花自己做还是直接购买成品。过去家里盖的棉被,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,如今她年纪大了,眼睛也花了,做这件事变得很费劲。但是去店里买成品,母亲总觉得不如自己做的划算,思前想后,买新被子的事就被她搁置了。于是隔天,我抽空跑了一趟小区附近的快递驿站,将羊绒被打包寄回老家,可回头忙着

便忘记通知母亲。

直到过了几天,接到母亲打来电话,说她收到羊绒被,还埋怨我怎么不告诉她一声,万一快递丢了怎么办。我吓得赶紧打岔,问母亲是否喜欢这床新被子。电话那头,母亲的语气里难掩惊喜:“怎么可能不喜欢?我一摸就晓得这被子盖着肯定暖和。”接着,母亲小心翼翼地问:“这被子在哪里买的?肯定很贵吧?以后不要花钱买,我自己也能做,可以省不少钱。”我连忙告诉母亲这是单位发的福利,是免费的。听了这话,母亲总算松了一口气,语气转忧为喜,继续兴致勃勃地跟我聊起新被子的使用感受。

之后休假回老家,听邻居王婶提起,我才知道母亲收到新被子后,每次邻里亲朋来家里做客,她都要向他们展示一番,还会不厌其烦地详细介绍这床被子的来历和优点,仿佛在展示一件了不得的宝贝。听着王婶的描述,我心里五味杂陈,不禁为自己以前对母亲关心太少而感到羞愧。

自那以后,每当遇到好吃的或者实用的东西,我都要给母亲邮寄一份。即使她多次劝阻,总是抱怨我乱花钱,我仍旧乐此不疲。就像今天午休时,我去超市采购,试吃了一款新出的坚果,觉得味道不错,心想母亲也会喜欢,立刻买了一大罐。出了超市,我直奔快递驿站,准备把坚果寄回去给母亲尝尝,想到她打开快递时的惊喜和笑容,我顿时又觉得幸福无比。

百姓纪事

玉兰香

□吴子悠



(CFP图)

春日的故乡,最常见的花是玉兰。邻居李叔家的院子里就有一棵老玉兰树,虽然“年纪”很大了,每年开花的阵仗依旧不小。那些玉兰是渐次绽放的,往往今天才疏疏落落盛开花朵,夜里东风一吹,隔天一早,花苞便全被唤醒了,密密匝匝地布满枝头,好似将半边天都映得亮堂堂了。

每逢这个时节,李叔都会把院门敞开,路人经过时一抬眼,就能望见满树的玉兰花。阵阵花香扑鼻而来,仿佛连残冬那点混沌气,都被驱散得一干二净。

李叔每次看见孩子们扒着门框往里瞧,也不呵斥,有时还会招呼说:“进来吧,站近点才看得清楚。”孩子们一听这话,立马一窝蜂地冲进院子,有些大胆的孩子还偷偷伸手摇树干,想看看能否摇下几朵玉兰花。李叔见了连忙阻止,一边说着别摇树,一边走到树下,背着手,仰头看一会儿,瞧见哪一朵玉兰的花瓣边缘微微卷起,看起来将谢未谢,他便拿来一根长竹竿,在

它的一头绑上小布袋,随后用竹竿轻轻碰一碰枝头,那朵玉兰花随即落进布袋里,枝条也不会伤着。

收集了一小袋玉兰花,李叔有时会分给孩子们,有时会放在白瓷盘里,然后注上清水,供在案头,有时还会把这些花拿来做菜。我年少时去李叔家做客,正巧看见他挑了一些花瓣厚实的玉兰花,用细毛刷将它们刷干净,又摊在竹筛上晾晒。之后李叔在院子里生起一个小风炉,炉上放一口锅,倒入清油烧热,再将晾晒过的玉兰花放进面糊中泡一泡,接着夹出来扔进锅里炸。热油发出“滋滋”的轻响,裹着面糊的花瓣很快舒展开,炸至表面变成金黄色捞出来,撒上白糖,就是一道可口的小点心。

刚出锅的炸玉兰花,咬上一口,外脆内软,口感十分特别。李叔等我尝了味道,才笑眯眯地问:“好吃吗?”我嘴里塞得满满的,只能用力点头,他见了很满足似的,饮了一口杯里的铁观音,又望着满树的玉兰花,慢悠悠地开口说:“把花做成菜,也算不

负它开了这一场啊。”后来看书时,才知道古代也有一道名为“酥炸玉兰”的佳肴,做法与李叔的大同小异。只是书上写的,终究不及记忆里的那一口美味,毕竟李叔做的油炸玉兰花,滋味独特又带着烟火气,一口下去,好似将春天都“吃”进了肚子里。

玉兰花期不长,开得轰轰烈烈,败得也干脆利落。有时一场不期而至的春雨,或是料峭的晨风,便能将一树琼瑶打落小半,次日清晨,院子地上就铺了一层厚厚的花瓣,踩上去质地柔软,也没什么声响,只是花瓣的颜色黯淡许多,不复之前的光鲜。李叔这时会早早起来,拿一把细竹帚将落花轻轻扫拢,不把它们丢弃,而是埋在院角的石榴树下,听说这些玉兰花还是极好的肥料。

如今,我在其他城市定居,鲜少有时间回家乡,也难见到那样一树开得灿烂的玉兰花。只是在某个喧嚣散尽的春夜,或是读到一句描写玉兰的诗词时,我仍会想起那个飘散着花香的院子,和李叔做的油炸玉兰花的滋味。

美文热读

炸花生里的人生况味

□王英娟

厨房里的灯光明亮,抽油烟机发出“嗡嗡”的轰鸣声,我手里攥着锅铲,直盯着眼前那口铁锅,锅里有油,还有一堆红皮花生米。之前,我总觉得炸花生米这事挺简单,不就是把花生扔进油里煮熟吗?没想到试了多次,每回都以花生炸糊收场,我才终于摸索出一些炸花生的门道。

这门道可以概括成八个字:“冷油下锅,小火慢炒。”看似简单,做起来却很考验人的心性。每次把花生米倒进锅里,油还是凉的,一点反应都没有,也不会发出爆炒的“刺啦”声响。这时候,可不能着急,反倒要耐住性子等待,记得性子急的我初次尝试时就一心求快,觉得把火开大,油温升高了,花生米自然熟得快。没想到油温一下过高,没等我反应过来,花生米的表皮已经变得焦黑,还散发着一股焦味。夹一颗放进嘴里咀嚼,一点都不脆,口感软绵还夹生。这就好比那些急于求成的人,还没做好准备就盲目追逐目标,结果步子迈得太急,根基

不稳,最后只能半途而废,落得一事无成。

现在我学会了将火苗“压”到最小,就是在炉盘中间留一小圈火即可。同时,手里的锅铲要不停地推、拉、翻、搅,动作不可以太快或太慢,这样才能让每一颗花生米均匀受热。这个动作做起来很枯燥,可你学得会忍耐,因为只要一停,贴着锅底的花生米受热不均,表皮会瞬间出现一个个黑点。这就像著名的“斯坦福棉花糖实验”,那些能忍住不吃眼前棉花糖的孩子,长大后也拥有更成功的人生,懂得忍受枯燥,有时就是通往质变的唯一路径。

细密的小气泡从花生米的表皮冒出来,是水分在慢慢蒸发,这时候更得留意火候,看见花生皮颜色稍微变深,就得把火熄灭,因为油有余温,等到颜色加深了再关火,花生容易炸过头而变成焦炭。这同样是一门学问,正如人生很多时候,要懂得留白,方能进退有度,留有余地,让事情在最合适的状态下自然收尾。

关火后,手里的铲子还不能放下,要利用锅里的余热继续翻炒几下,接着把花生米捞出来滤油,最后再装进盘中晾凉。夹起一颗花生米放进嘴里咬开,口感酥脆没有夹生,也没有糊味,炸的火候刚刚好。

仔细想想,人这一生不也像守着了一口锅炸花生米吗?无论是做学问、拼事业,还是经营一段感情,道理都是相通的。有些时候,我们等不及水烧开,也等不及苗长高,还等不及那个量变引起质变的瞬间,总想着“猛火爆炒”或弯道超车,殊不知,这世上绝大多数的好东西,都是时间的产物,一旦操之过急,不仅达不到想要的效果,还会破坏原本的美好。

一盘炸得恰到好处的花生米,没有惊艳的卖相,却藏着一个朴素的生活智慧:生活从不需要我们一蹴而就,只需要我们一步一步,稳稳当当走下去。就像那些看似平淡枯燥的坚守,终会在时光里,慢慢熬出最踏实、最酥脆的滋味。



(CFP图)